

民胞物与 休戚与共  
All Are My Kin and Bound Together

林鸿信  
LIN Hong-Hsin

作者简介

林鸿信，台湾神学研究学院教授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LIN Hong-Hsin, Professor, Taiwan Graduate School of Theology

Email: honghsin@tgst.edu.tw

## Abstract

In philosophy of religion, there are many ways to describe the nature of G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Bible, God is both righteous and benevolent. The justice of God is not without mercy, yet the mercy of God is not without justice. That is to say, the transcendence of God is not without His immanence, yet the immanence of God is not without His transcendence. It is not appropriate to adopt Greek philosophical terms such as “Divine Substance” or “Eternal Presence” to define the dual nature of God in the Bible. Rather, it is more appropriate to describe the dual nature of God by adopting a phrase that can be traced to the Chinese philosopher Zhang Zai, “all are my kin and bound together”.

This article draws on the book of Isaiah, Edward Hicks, John Donne, Jonathan Edwards and Jürgen Moltmann to describe the essence of “all are my kin and bound together,” and engages in dialogue with Chinese thinkers and writers in order to find a harmonious mutuality between Creator and creatures; different generations; community and individual; external and internal. To interpret the sense of common solidarity expressed by “all are my kin and bound together,” the essay concludes by consider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repentance” in the Book of Zephaniah as a turning back home.

**Keywords:** Transcendence, Immanence, ZHANG Zai, Jonathan Edwards, Jürgen Moltmann

罗马帝国国教、十字军东征等所堆砌起来对基督教的印象，并不等同出生在马槽的木匠之子、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所传讲且亲身见证的基督教信仰。其实基督教信仰所期盼的终极信念，与北宋理学家张载《西铭》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最能相通，因主张人与人以及万物在宇宙中同源共体，有如一家骨肉祸福与共，本文称之为“民胞物与、休戚与共”。以下从圣经与基督教历史取材，探讨其民胞物与、休戚与共信念，并以实例观察这样的信仰情怀如何展现，且尝试探寻在中国文化中的回响共鸣。

## 一、圣经里的基督教

根据《旧约》，《创世记》指出在创世六天中人是最后一样被造<sup>①</sup>，当时宇宙万物已被造完成，人是按照“上帝形像”被造，且受托“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创1:26），随后上帝赐福给人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创1:28）这是一幅在造物主引导下人与人以及万物呈现民胞物与、休戚与共关系的画面，因而基督教最古老的《尼西亚信经》告白所信的上帝是：“创造天地的，并造有形无形万物的主。”

从《新约》来看，耶稣基督并未以教主自居，反而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约15:13-14）<sup>②</sup> 基督不只愿意与人为友，而且愿意成为生

---

<sup>①</sup> 《创世记》1章26节至28节：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上帝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Genesis 1:26-28. Chinese Union Version.]

<sup>②</sup> 《约翰福音》15章13节至14节。[John 15: 13-14.]

死与共的朋友。《歌罗西书》则从宇宙论角度诠释基督如何与人为友：“只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中。”<sup>①</sup>当基督与人为友时，就不只具有超乎一切的超越性——基督是一切，而且具有居于一切当中的内蕴性——又在一切中。同样地，《哥林多前书》对终局的诠释是“让上帝成为一切中的一切”，<sup>②</sup>上帝既具有祂是一切的超越性，又具有祂在一切中的内蕴性，民胞物与、休戚与共的信念就是奠基于超越万物的造物主居于一切受造当中的内蕴性，如《以弗所书》告白说：“上帝，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弗4:6）<sup>③</sup>造物主在“超乎”之外，也“贯乎”且“住在众人之内”。

《启示录》使用更加具体的语言描绘终极远景：“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上帝。’”（启21:3）<sup>④</sup>基督教信仰并非期盼人们终将被高举升天，而是造物主居住在人间作人们的上帝，人们则作祂的子民，因为造物主不只超乎一切，而且愿意与一切同住，这样的期盼引导其信仰者向往追求民胞物与、休戚与共。

## 二、公正与慈爱

为了进一步了解民胞物与、休戚与共的信念，需要探讨基督教对于造物主性情的认识。根据《旧约》，“义”的希伯来文指向上帝的性情，中文经常翻成“公义”，其中具有“公正”与“慈爱”两方面

---

<sup>①</sup> 《歌罗西书》3章11节笔者直译，《和合本》译为：“惟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各人之内。”原文则如NRSV翻译：but Christ is all and in all. [Colossians 3:11]

<sup>②</sup> 《哥林多前书》15章28节笔者直译，《和合本》译为：“叫上帝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原文则如NRSV翻译：so that God may be all in all. [1 Corinthians 15:28]

<sup>③</sup> 《以弗所书》4章6节，NRSV翻译：one God and Father of all, who is above all and through all and in all. [Ephesians 4:6]

<sup>④</sup> 《启示录》21章3节。[Revelations 21:3]

无法分开的特质。

### 1. 公正

希伯来文用*sedeq/sedaqa*描述上帝的性情，这与中文的“义”并不全然相同，既有相通交集之处，亦有相异不同之处。中文的“义”具有“公正、合宜”的意义，这与圣经的“义”确有交集，然而亦有不尽符合圣经原意处，比如指向行为准则的“仁义”，又如强调人情世故的“情义”。当使用中文“公义”来翻译时需要注意，焦点应集中在“公道正义——公正”。

从《旧约》可见对“公正”的期待非常高，相信公正的上帝终将藉由审判伸张公道正义，甚至从生前延伸至死后，如《但以理书》12:2-3说：“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但12:2-3）可见造物主的公正特质在基督教文化里是如何地深入人心。

### 2. 慈爱

上帝的性情“义”也包含“慈爱”，这是由于为了显明上帝的性情，上帝与以色列百姓立“约”（相当于“承诺应许”）且信实守约，“信实”的希伯来文原有“坚定稳固”之意，藉由坚定守约而呈现上帝“坚定不改变的爱”，中文经常译为“慈爱”。因此，上帝的性情亦包括祂的慈爱，如《诗篇》31:1祈求耶和華上帝“凭祢的公义搭救我”（诗31:1），同一首诗在第21节却称颂耶和華上帝“向我施展奇妙的慈爱”（诗31:21），可见上帝的性情在公道正义之外，还有坚定不改变的慈爱；另外，《诗篇》33:5则把上帝两方面的性情都集中在一节经文里：“他喜爱仁义公平；遍地满了耶和華的慈爱。”（诗33:5）

既然慈爱是“坚定不改变的爱”，这样的爱也是一种愿意自我牺

牲、忍受痛苦的爱，如英国文学家刘易斯（C. S. Lewis, 1898-1963）所见，基督教信仰是有血有泪的信仰，连耶稣基督也为耶路撒冷不肯悔改而哭泣、为拉撒路的死而流泪。

爱，真的是一件会受伤的事。不论爱什么，你的心思必绞痛乃至破碎。假若你想要保有一颗原封未动的心，你就不应把它交给任何人，连动物也不行。……不愿选择爱或者冒险去爱的话，就是选择了地狱。在天国之外唯一能让人彻底安全而免除一切爱所带来的危险与不安之处，就只有地狱了。<sup>①</sup>

### 3. 公正中有慈爱，慈爱中有公正

由于上帝的性情兼有“公正”与“慈爱”，因此祂的公正是带着慈爱的公正，如《诗篇》145:17说：“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上帝的慈爱则是带着公正的慈爱，如《诗篇》62:12说：“主啊，慈爱也是属乎你，因为你照着各人所行的报应他（指向‘公正’）。”（诗62:12）

基督教信仰的信念是公正与慈爱不能二分，上帝的公正是慈爱的，而上帝的慈爱是公正的。当一味地强调公正时，往往失之刻薄；而当单单地强调慈爱时，却常常是非不分。上帝的慈爱是伴随着上帝的承诺应许而来，这爱维护上帝的应许与承诺，亦即维护上帝的公正，因此上帝的慈爱“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林前13:6），慈爱是与公正连结的，比如：一方面《罗马书》2章4节强调上帝的慈爱——“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另一方面，《罗马书》2:7-8则强调上帝的公正——“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惟有结党、不顺从

<sup>①</sup> C. S. Lewis, *The Four Loves* (N.Y.: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60), 169.

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忿怒、恼恨报应他们。”（罗2:7-8）慈爱的上帝即是公正的上帝，赏赐义人、报应不义的上帝；反之，公正的上帝即是慈爱的上帝，具有丰富的恩慈、领人悔改的上帝。

公正的上帝有如高高在上的明镜高悬，呈现其超越性；慈爱的上帝则俯就万物而与人同住，彰显其内蕴性。主张公正中有慈爱、慈爱中有公正，亦即主张上帝的超越性具有内蕴性，而其内蕴性则具有超越性。受希腊哲学影响的基督教神学常以“神圣实体”（Divine Substance）或“永恒当下”（Eternal Presence）之类的语言描述上帝，不过却难以穷尽兼具公正与慈爱、超越性与内蕴性的特质，而“民胞物与、休戚与共”则更能恰当描述上帝的性情。

### 三、民胞物与

民胞物与的信念起源于先知运动，先知运动发生在公元前第8世纪，当时以色列人分裂成北方的以色列国与南方的犹大国，南北两国都达到空前盛世。这两国的富庶与强盛却建立在富者对穷者的剥削、强者对弱者的欺凌，四处盛行与财富、腐败连结的偶像崇拜，而以色列人原本的宗教信仰却沦为仪文形式，于是耶和華上帝兴起“先知”为祂说话，指责罪恶而呼吁悔改，指出那是一个徒有其表、盛极而衰的，看似富庶繁荣，实则罪恶满盈导致社会倾颓，上帝的审判即将藉由强敌入侵而来。

当时受呼召担任先知的以赛亚，面对外强中干、乱象已露的犹大国，呼吁大家悔改归向耶和華上帝，结果四处碰壁，他在挫折中逐渐凝聚出“弥赛亚盼望”。“弥赛亚”原意为受油膏抹者，意指唯有盼望从耶和華上帝直接授权差遣而来施行拯救的那一位，如《以赛亚书》11章1至5节说：

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

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

他必以敬畏耶和華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

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

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胁下的带子。

这位弥赛亚是大卫的后裔（耶西是大卫的父亲）将以公义为腰带、信实为胁下的带子，亦即他将施行公道正义的审判，但也将藉由信实于他的承诺应许而施行慈爱，紧接着审判画面瞬间转成一幅奇异景观：

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牠们。

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

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虺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

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華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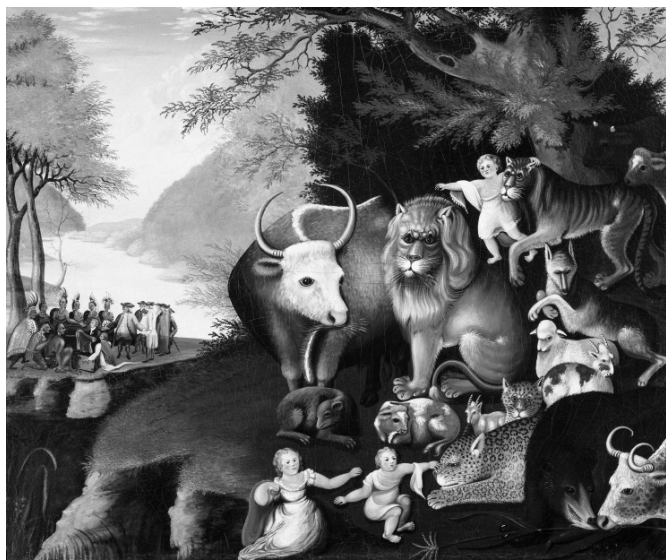
（赛11:6-9）

在提出弥赛亚盼望后，以赛亚立即把视域转向终末景观，在这幅景观中有大地众生，其中也有人——小孩子，令人惊讶的是，猎食者与猎物、猛兽与家畜和平共处，猛兽任由小孩子牵引，狮子吃草而不伤害生命。吃奶的孩子、断奶的婴儿亲近虺蛇、毒蛇而无恙，“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是一幅民胞物与、休戚



与共的终末美景，其根基在于“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这样的远景被一些艺术家、文学家深刻描绘。

艾华·希克斯（Edward Hicks, 1780-1849）是一位美国画家、贵格会牧师，他最喜欢的主题是“和平的国度”，这幅“和平的国度”就是根据《以赛亚书》11章6节至9节而作，画中动物界的掠食者与被猎者和平共存，转而投射在远方白人与印第安人的和平共处，指向超越种族文化的民胞物与、休戚与共。



约翰·多恩（John Donne, 1572-1631）是英国著名诗人兼牧师，博学多才却贫困不得志，历经许多痛苦：爱妻病死、12个孩子有5位夭折、成年女儿离世等，在伦敦他面对三次瘟疫侵袭，仍忠心牧职守护讲坛，1623年连他自己也感染瘟疫，在被迫放下牧职等候死亡，在独处默观中写下《紧急时刻的祷告》，一开头就说：“人的境况真是多变而悲哀！刚刚我还身强力壮，顷刻间就病痛缠身。……疾病不期

而遇。一个失控的局面一瞬间征服我们，占有我们，控制我们，摧毁我们，令我们倍感沮丧。”<sup>①</sup> 在百般痛苦沉思中，他写出令人惊叹具有浓厚民胞物与、休戚与共色彩的诗句：

没有人是全然隔离的孤岛，  
每一个人都是大地的一部分，整体的一部分。  
土块被冲流入海，  
欧洲就缺少一角，  
如流失一个海岬，  
挚友们丧失庄园，  
我失去自家庄园。  
任何人死亡都使我黯然神伤，  
因我无法舍离人；  
莫问丧钟为谁敲，  
它正在为你而敲。<sup>②</sup>

没有人是孤岛，人人都是上帝所造整体的一部分，每一个人死亡都是整体的损失，而且带来丧失家园般地哀伤，每一响丧钟都是对自己敲的！多恩又写：

---

<sup>①</sup> 约翰·多恩：《丧钟为谁而鸣》，林和生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年，第5页。[John Donne, *Devotions upon Emergent Occasions and Death's Duel*, trans. LIN Hesheng (Beijing: New Star Press, 2009), 5.]

<sup>②</sup> 自译，参见约翰·多恩：《丧钟为谁而鸣》，第142页。[My own translation of John Donne's poem "No Man is an island," in John Donne, *Devotions upon Emergent Occasions and Death's Duel* (N. Y.: Random House, 1999), 103: No man is an island, entire of itself; /every man is a piece of the continent, a part of the main./ If a clod be washed away by the sea,/ Europe is the less, as well as if a promontory were,/ as well as if a manor of thy friends or of thine own were./Any man's death diminishes me, because I am involved in mankind;/ and therefore never send to know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it tolls for thee.]

每次教会葬礼都与我息息相关：  
所有生命都来自同一位作者、同属一本书。  
每当有人死亡时，  
并非被撕去一章，  
而是被诠释成更美好的语言，  
每章都将被诠释。  
上帝用各种诠释，  
有人被衰老诠释，  
有人被疾病诠释，  
有人被战争诠释，  
有人被公义诠释。  
上帝参与每一个诠释，  
祂亲手装订散落页册而存放图书馆，  
在那里每本书互相敞开、彼此阅读。<sup>①</sup>

人们的生命都是出自同一位作者、同属一本书，每个死亡都是上帝对生命的诠释，藉由衰老、疾病、战争、公义上帝诠释各种生命，并且收集整理残篇断简而保管于图书馆，在那里上帝所创造的一切生命都互相敞开、彼此阅读，这正是民胞物与、休戚与共的写照。

---

<sup>①</sup> 自译，约翰·多恩：《丧钟为谁而鸣》，第141页。[My own translation. John Donne, *Devotions upon Emergent Occasions and Death's Duel*, 102: And when she buries a man, that action concerns me: all mankind is of one author, and is one volume; when one man dies, one chapter is not torn out of the book, but translated into a better language; and every chapter must be so translated; God employs several translators; some pieces are translated by age, some by sickness. Some by war, some by justice; but God's hand is in every translation, and his hand shall bind up all our scattered leaves again for that library where every book shall like open to one another.]

#### 四、仆人、儿女、朋友

当代德国神学家莫尔特曼（Jürgen Moltmann, 1926-）亲身经历在战俘营里没有盼望的世界，而从基督教信仰找到的生命的意义与盼望。<sup>①</sup>他对基督教信仰的体认，就是上帝与受苦的人同在（solidarity），而且藉由十字架事件彰显出来，主张十字架是为了那些形同被上帝舍弃的受苦者，因圣父舍弃圣子——上帝舍弃自己，展现最真实、深刻之休戚与共的爱。

1964年出版的《盼望神学》十分成功，让莫尔特曼取得许多赞赏与声誉，然而他开始质疑，盼望若是没有回忆不过是空想，而回忆若是没有盼望则是自弃。<sup>②</sup>对基督教而言，盼望的基础在于复活，而回忆的焦点则在于十字架，复活的盼望起源于对十字架的回忆，因此他默想十字架许久，逐渐地明白圣经的上帝并非如希腊哲学所见那种不受苦的超越者，他又藉助犹太教思想家赫舍尔（Abraham J. Heschel, 1907-1972）的著作，认识旧约的上帝是参与人的受苦且与人一起受苦的上帝。<sup>③</sup>

于是莫尔特曼开始面对被自己同胞杀害的数百万犹太人的受苦历史，当犹太教思想家开始质疑：“在奥斯维辛之后，人们如何还能谈论上帝？”他在许多沉思自省中逐渐地了解，“在奥斯维辛之后，人们怎能还不谈论上帝？”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就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与受苦的人休戚与共<sup>④</sup>，而基督教信仰的盼望则是建立在以被

---

<sup>①</sup> 参见林鸿信：《结束就是开始——莫尔特曼神学思想简介》，载《基督教文化学刊》，2015年第34期，第3-25页。[LIN Hong-Hsin, "In the End-the Beginning: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logy of Jürgen Moltmann,"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Christian Culture*, no. 34 (2015): 3-25.]

<sup>②</sup> Jürgen Moltmann, "Preface to the Paperback Edition," in *The Crucified God*, trans. R. A. Wilson and John Bowden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15), xi.

<sup>③</sup> *Ibid.*, xiii-xiv.

<sup>④</sup> *Ibid.*, xiv.

钉十字架者复活为基础的盼望。

后来莫尔特曼发展三一神学，以“互渗相寓”（perichoresis）论及三与一之间的关系，强调三位格相通共融、彼此渗透并且相互居住在对方里，说明三一上帝之圣父、圣子、圣灵互相交融的亲密关系<sup>①</sup>，这三一上帝的互渗相寓正是他所主张“休戚与共”（solidarity）的原型，因此他反对“绝对一神论”神观里的单向思维，亦即以上帝为绝对主体而成为个人主体的典范。<sup>②</sup>

莫尔特曼在三一神学名著《三一与上帝国》里最后申论三一上帝国度里的自由：在圣父上帝的国度里，成为创造主之仆人的自由——居上帝之下而万人之上；在圣子上帝的国度里，享受成为天父之儿女的自由——承继天父产业而以彼此为乐；在圣灵上帝的国度里，享受成为天父之朋友的自由——他们在上帝之中而上帝也在他们之中。<sup>③</sup>

通过圣父上帝有关创造的启示，卑微的被造者因着创造者仆人身分而分享主人的荣耀，而且得到在受造万物中被高举的自由；通过圣子上帝有关释放的启示，跟随耶稣基督呼叫阿爸父，因得到上帝儿女的身分而体验到爱天父的自由；通过圣灵上帝有关荣耀的启示，经历到成为天父朋友的荣耀之自由，这种亲密关系来自上帝在人们里面且人们在上帝里面。<sup>④</sup> 作仆人的自由，让人学习谦卑；作儿女的自由，让人体验爱；作朋友的自由，让人经历得荣耀，这样的自由是民胞物

---

<sup>①</sup> 莫尔特曼：《神学思想的经验：基督教神学的进路与形式》，曾念粤译，香港：道风书社，2012年，第342-347页。[Jürgen Moltmann, *Experiences in Theology: Ways and Forms of Christian Theology*, trans. ZENG Nianyue (Hong Kong: Logos & Pneuma Press, 2012), 342-347.]

<sup>②</sup> Jürgen Moltmann, *Trinity and Kingdom of God: The Doctrine of God*, trans. Margaret Kohl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3), 91-202.

<sup>③</sup> Ibid., 219-222.

<sup>④</sup> 莫尔特曼：《创造中的上帝：生态的创造论》，隗仁莲等译，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9年，第284-288页。[Jürgen Moltmann, *Gott in der Schöpfung: Ökologische Schöpfungslehre*, trans. KUI Renlian et al. (Hong Kong: Institute of Sino-Christian Studies Ltd., 1999), 284-288.]

与、休戚与共的自由。这种神学思维不只形成基督教信仰的神观，而且塑造基督教文化中追求民胞物与、休戚与共的基础。

2018年莫尔特曼出版《论宽忍、慈爱和休戚与共》，<sup>①</sup>主张人处于一个绝不忍耐而追求速效的世代，尽管在生命中我们曾经历多少周围人们以及大地万物的宽容忍耐，尤其上帝以永不止息的宽容忍耐成为生命成长的空间与力量，显示出祂永不改变的慈爱而与人们休戚与共，成为人与人、人与大自然关系的典范。

当夫人卧病时，莫尔特曼在看不见复原的盼望中体验忍耐、学习忍耐，书中关于宽忍的部分是在2017年伴随夫人期间成形，关于慈悲和休戚与共的部分则为2014年在米兰天主教大学的演讲。从经历宽忍，体会慈爱，而至休戚与共，不只是神学思想，更是刻骨铭心的生命历程。老师写作序时是在夫人已经去世的2017年圣诞节，把此书献给她：“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赛35:10）。

## 五、相互辉映

民胞物与、休戚与共的智慧在中西文化都可找到例证，不论藉由正面欢唱讴歌，或者以跨越阻隔的鸿沟来呈现，以下尝试追寻中西相互辉映的可能。

### 1. 天人之间——美善绝伦的欢唱

美国内战前最伟大的神学家爱德华滋（Jonathan Edwards, 1703-1758），经常使用“至尊至美”（excellency）描述出自神圣源头的荣美无比，他观察在各种关系之间的和谐为至尊至美，亦即在休戚与共、民胞物与中看到神圣的无比荣美。他整合了改革宗神学与启蒙运动的理性思维，发展出重视信仰情感经验且又重视真理辨别的神

---

<sup>①</sup> Jürgen Moltmann, *Über Geduld, Barmherzigkeit und Solidarität* (Gütersloh: Gütersloher Verlagshaus, 2018).

学，并在其中带入了“美”的重要元素。

爱德华滋认为上帝是所有美的基础与泉源，至于人间所见则为次级之美，那是真实的美的肖像，包括对称、和谐或比例以及表现在不同事物中的一致性、规律性等；“至尊至美”存在于关系中，诸如存有与存有之间的同意共鸣（consent），如人与人之间的相似、互相同意认同、彼此信守承诺等。<sup>①</sup> 他的美学处处流露出民胞物与、休戚与共的特质。

《论神创世的目的》于1765年身后出版，是爱德华滋离世前几年写成的晚期成熟作品。文中爱德华滋热切申论，上帝创造的最终目的就是祂自己——上帝的荣耀，这荣耀自然流露（emanation）如太阳放射光芒，“太阳本身是因光才为人所见，它的荣耀也才为人所瞻仰，而宇宙万物才得以显出”。<sup>②</sup> “神的丰富之流露或传授，包含认识神，爱神，以神为乐。”<sup>③</sup> 这三样上帝荣耀的流露虽是从创造者流向被造者，毕竟所传达的都是出自上帝，因此仍以上帝为最终目的，“这流露与神的关系，是以神为目的；因为所传授的知识，乃是对神的认识；所传授的爱，乃是对神的爱；所传授的喜乐，乃是以神为乐。”<sup>④</sup>

再从领受上帝荣耀的受造者这一头来看，“受造者认识神，敬爱神，以神为乐，赞美神，就是表彰并承认神的荣耀；也是领受（received）并归还（returned）神的丰富。这是一种流露（emanation），也是一种回流（remanation）。光辉照耀受造者，又回光返照于发光体。”<sup>⑤</sup> 当受造者领受上帝荣耀时，有如反映这荣

<sup>①</sup> William Wainwright, “Jonathan Edwards,”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Winter 2016 Edition), Edward N. Zalta (ed.), URL = <<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win2016/entries/edwards/>>.

<sup>②</sup> 爱德华滋：《论神创世的目的》，载《爱德华滋选集》，谢秉德译，香港：辅侨出版社，1960年，第345页。[Jonathan Edwards, “Lun shen chuang shi de mu di”, in *Selected Writings of Jonathan Edwards*, trans. XIE Bingde (HongKong: Chinese Christian Literature Council Ltd., 1960), 345.]

<sup>③</sup> 同上。

<sup>④</sup> 同上，第346页。

<sup>⑤</sup> 同上。

耀的光辉回归给创造者，于是结论说：“可见，这一切是本于神，属于神，倚靠神，在神里面，归于神；神是初，也是中，又是终。

（So that the whole is of God, and in God, and to God; and God is beginning, middle and end in this affair.）<sup>①</sup>如《罗马书》11章36节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For from him and through him and to him are all things. To him be the glory for ever. Amen.）”

当论及创造的目的时，爱德华滋精采地呈现，从天上发出的荣耀与从地上回应的荣耀互相交织的美妙图画，在其中创造者上帝如何藉由创造彰显了自己的荣耀，而被造者人又如何领受并反映这荣耀，整体图画呈现地上被造万物以民胞物与、休戚与共的荣耀回应天上神圣创造的荣耀，地上天上荣耀彼此交织互映，这种神学美学起源于从青年时代起他就非常喜欢欣赏自然与生命之美：

此后，我对属神之事的感觉，逐渐增加，而且越发活跃起来，心中也越发感到甜蜜。一切事物都改了观；差不多每一事物好像都披上了神宁静甜美的荣耀一样。神的优美，智慧，圣洁，慈爱，似乎表现在每一事物中；在太阳，月亮和星辰中；在白云和碧天中；在花草树木中；在流水和整个自然中；这一切都使我的整个心思倾注。我常夜间静坐，不断注视明月；白日则常仰望苍天白云，瞻仰神在这些事物中的美妙光荣。就在这些时候，我低声唱出我对创造主与救赎主的默想。以前最叫我惊恐的迅雷闪电，如今倒是诸般自然中最使我感到奇妙的。以前每逢我看到有雷雨时，我就大为恐惧，一听见雷声，就恐怖非常；如今迅雷闪电反叫我欢欣快

---

<sup>①</sup> 爱德华滋：《论神创世的目的》，第346页。



乐。那即是说，我一看见雷雨来临，我就感觉到神。每逢这种时候，我常乘机准备自己，以便观看云彩和闪电，听神的迅雷威严可畏的响声，这种雷声常是非常有味，使我甜蜜地默想到伟大光荣的神。当我如此心神向往时，我常常自然地将我的默想歌唱，用歌声独自唱出我的思想。<sup>①</sup>

爱德华兹从灵性的启蒙转向对宇宙万物的欣赏，对神圣的领悟从内在转向外在，从宇宙万物之美思及创造者的荣耀，观赏赞叹化成默想颂赞。他确信上帝是至尊至美的生命泉源，超越一切的美，具有无限价值，是所有生命和美的源头，而全宇宙之美正是上帝美善荣耀的反映。他进一步地看到，愈互相融洽、彼此和谐则愈美，在神人之间、人与大自然之间都是如此，尤其是他看到人与人之间相通相应、休戚与共反映着上帝的至尊至美。

古代中国文人以“造物者”称呼创造宇宙万物者，往往是深处大自然之壮观奇美而发出感叹的情境中，其中常有与万物交融之境界以及向造物者的讴歌，如宋苏轼《前赤壁赋》记载：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食。”

---

<sup>①</sup> 爱德华兹：《爱德华兹选集》，谢秉德译，第23-24页。

苏轼赞叹天地之长远美妙，动中有静，变中有不变，欣赏造物者丰富作为有如在海滩舀水无法穷尽。唐柳宗元《始得西山宴游记》则说：“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不仅止于与造物者同游，进而对造物者对所造众生的护佑有所期许，如《魏书·李彪传》：“生生得所，事事惟新，巍巍乎犹造物之曲成也。”又如唐韩愈《南山诗》：“还疑造物意，固护蓄精佑。”《庄子·大宗师》：“伟哉，夫造物者将以予为此拘拘也。”这话出于子舆有病，子祀前往问候，子舆不以佝偻为不适，而能顺应造物者所为。苏轼在《答程天侔书》之一说：“尚有此身，付与造物者，听其运转，流行坎止，无不可者。”将有限之此身交付造物者，随其运转，顺境逆境皆能安然处之。从讴歌自然之美以及其造物者，到与造物者同游，进而顺应造物者所为，而将此身命运全然交付造物者，流露出对造物者的敬意以及与大自然休戚与共的情怀。

## 2. 跨越鸿沟休戚与共

为了实现民胞物与、休戚与共，除了天人之间的追寻之外，尚可从除去各种隔阂障碍的角度来努力，亦即跨越代际之间、人我之间、内外之间的鸿沟。

### (1) 代际之间

莫尔特曼从基督论里论及耶稣基督的复活带来终末盼望，因复活并非历史事件，而是终末事件的起始，揭开了终末盼望的内涵，强调基督复活带来生命的连结力量而与死亡的分离力量对峙<sup>①</sup>，其中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世代之间的连结，亦即把民胞物与、休戚与共搬到世代之间的历史舞台。<sup>②</sup>

---

<sup>①</sup> Jürgen Moltmann, *The Way of Jesus Christ: Christology in Messianic Dimensions*, trans. Margaret Kohl (N. Y.: Harper Collins, 1990), 263-273.

<sup>②</sup> Ibid., 269-270.

通常一个世代的人只顾自己世代的需要，而不去照顾下一个世代的人。核能发电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当这世代的人享受从核能发电得到的好处时，三四十年后核能电厂将失去功能，这意味着下一世代的人必须承担核能废料的超级垃圾，这种做法不但没有照顾下一个世代，反而形同糟蹋下一个世代。

莫尔特曼从复活的盼望看到，各个世代互相连结在一起，彼此提携共进，代与代之间有互相的爱与成全，一起参与塑造历史。复活的盼望也指向重视儿童的权益，因为他们将组成未来的世代，可是他们在当下却因无法发出声音而成为被忽略的弱势，仿佛以陈子昂《登幽州台歌》作为出发点：“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发出跨越代与代之间民胞物与、休戚与共的愿景，基督教信仰为世代之间的休戚与共强力背书，盼望的视域跨越了时空之下代与代的界限。

## (2) 人我之间

刘易斯主张文学所开启的体验具有治愈伤痛的能力，并且让人仍能保存自己而不会破坏个体所具有的一切，不像许多具有治疗力量的团体情绪会摧毁个体的独特与尊严。刘易斯一直关切个体与团体之间的平衡，如果仅仅是一种团体性的热潮，或许可以把个体带到高峰，但却把个体转化成团体的一个部分，仍然得不偿失，文学的功能并非如此。

但是阅读伟大的文学作品使我成为千百人，却仍然保存自己。就像希腊诗歌里的夜空，我用无数的眼在看，但却仍然是我自己在看。在此刻，就像在敬拜里、在爱里、在道德行为里、在认知里，我超越了自己；不过同时我并未高过我自己。<sup>①</sup>

---

<sup>①</sup> C. S. Lewis, *An Experiment in Critic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1), 141.

从刘易斯的文学理论可以看见，他急切地想要走出自己而进入别人，然而他又不愿失去自己。在文学里他体验到确实可以全然地走出自己而走进别人，但又不失去自己而出入自得，在文学里经历到自我的扩充与超越，但并非高抬自我在别人之上，乃是让自己能够充分地活出来，这是一种不失去自我且活出自我的休戚与共。

从刘易斯的文学理论当中，似乎可以体会到他在经历夫人去世的伤痛之后，如何地把文学与人生整合起来，领悟到文学对于人生的价值，就像许多爱我们的人，让我们既不会受困于自我，也不会夸耀自我，乃是扩展自我的视野而活出自己，亦即跨越人我之间的鸿沟而进入休戚与共。

《庄子·让王》形容曾子住在卫国，衣着褴褛，其貌不扬，吟诵却“声满天地，若出金石”，而且天子不能使其为臣，诸侯不能与其为友，结论是“故养志者忘形，养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重点在于“专注而忘”，当人专注于养志时，忘其形骸；专注于养形时，忘了利禄；专注于求道时，忘其心术。庄子以专注于大道则能忘我，得以在人来人往中因忘却别人所见的自我而活出自己，那是跨越人我之间鸿沟、不失落自己而自由自在与人共处的休戚与共。

### (3) 内外之间

奥古斯丁强调对上帝的爱不同于对世界的爱，那是一种内在的爱，不受时空限制的爱，这使他得以经历民胞物与、休戚与共：

但我，究竟爱你什么？不是形貌的秀丽，暂时的声势，不是肉眼所好的光明灿烂，不是各种歌曲的优美旋律，不是花卉膏沐的芬芳，不是甘露乳蜜，不是双手所能拥抱的躯体。我爱我的上帝，是爱某种光、音乐、芬芳、饮食、拥抱等之光，在但我所爱的是我内在的那种，当我的心灵沐浴于这光之中时，【这光】不受空间的限制，它倾听不随时间而消逝的音乐，它吸取不随气

息而散失的芬芳，它尝用不因吞啖而减少的饮食，它拥抱时不是为了发泄欲望，这就是我爱上帝所爱的一切。<sup>①</sup>

奥古斯丁见证了灵性之爱的民胞物与、休戚与共，莫尔特曼则把奥古斯丁内在的爱翻转过来，肯定对外在世界的爱亦能自由地进入民胞物与、休戚与共：

当我爱上帝时，我爱身体的美妙，运动的韵律，眼睛的闪耀，拥抱，感觉，香气，千变万化的创造的声音。当我爱你时，我的上帝，我想要拥抱这一切，因为我以我的感官在你的爱之创造里来爱你。在与我会遇的万物中，你正等待着我。长期以来，我在我里面寻找你，结果爬进了灵魂的蜗居，以不可接近的武装遮蔽了我自己，但是你却在外边，在我之外，怂恿我走出内心的狭隘而进入热爱生命的开阔之处，因此我从我自己走出来，在我的感官中发现了我的灵魂，在别人中发现了我自己。对上帝的体验深化了对生命的体验，前者并不丝毫减弱后者，乃是唤醒了对生命无条件的肯定。当我愈爱上帝时，我愈能欢喜地活着。当我愈能直接而全人地活着时，我愈能体验到上帝，祂是生命不可穷尽的泉源而永远活着。<sup>②</sup>

莫尔特曼主张当他爱上帝的时候才能真正地爱世界；也唯有当他爱世界的时候才能真正地爱上帝。亦即，当人爱创造者上帝时才能真正地爱上帝所造的自然；也唯有当人爱上帝所造的自然时才能真正地

---

<sup>①</sup> 奥古斯丁：《忏悔录》，徐玉芹译，台北：志文出版社，1985年，第235页。  
[Augustine, *The Confessions*, trans. XU Yuqin (Taipei: Zhiwen Press, 1985), 235.]

<sup>②</sup> Jürgen Moltmann, *The Source of Life: The Holy Spirit and the Theology of Life*, trans. Margaret Kohl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7), 87-88.

爱创造者上帝。这使得莫尔特曼的神学比奥古斯丁带有更多活泼的入世动力，也见证了对外在世界的爱使他进入对造物主的爱，而得以与受造万物民胞物与、休戚与共。

中国文化不乏在自然中领悟人生智能的作品，其中蕴含着自然与心境交织的民胞物与，如朱熹《观书有感》说：“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诗以地上池塘与天际云彩对映，指向读书心灵澄明而涌出活水，从自然回溯到书本而到人心，民胞物与出入自得。王维《终南别业》：“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王维自述中年得道，隐居山林，悠然独处，以“水穷”与“云起”的大自然流动抒发自己的优游自在，又以与山林老叟谈笑流露有道与人分享心愿，反映民胞物与、休戚与共之情。

## 七、尾声——回家呼唤

圣经中常见先知呼吁的“悔改”，原意就是回转、归回，亦即“回家”。《旧约》的《西番雅书》见证了悔改的重要，相对于人的自我中心导致许多罪恶，回转归向民胞物与、休戚与共就是回家。

《西番雅书》记载先知西番雅的预言，书中仅仅提到他是希西家王的后裔，而他在希西家的曾孙约西亚作王期间说预言。约西亚王曾推动改革运动，恢复耶和華崇拜而且大大复兴以色列人的犹大国，他的去世标示着犹大国开始急速走下坡。《西番雅书》呈现当时偶像崇拜、人欲横流的自我中心之影响非常普遍，反映出约西亚王推动改革运动的艰辛。

出身王室的西番雅，若是如当时的王公贵人吃喝玩乐、醉生梦死的话，恐怕一点都不让人意外。然而，他却具有民胞物与、休戚与共的情怀，放弃公子哥儿的富贵人生而投入先知呼召，藉由他熟悉耶路撒冷的地理、人口以及圣殿、献祭情况，远比一般人更加了解真心悔

改对以色列人存亡的重要性，因他体会到“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即将到来。<sup>①</sup>

在一个面对危机的世代，西番雅不只投入与民同感的见证，而且表现休戚与共的决心，他所宣告的主要信息就是呼唤回家，以色列人的出路在于回转、归回。他首先呼吁以静默无声表达敬虔（番1:7），又说：“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哪，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番2:3）回转、归回需要“敬畏上帝、领受训诲”（番3:7），还需要“等候上帝作为”（番3:8）。

最后，西番雅宣告神圣应许：“当那日，必有话向耶路撒冷说：不要惧怕！锡安哪；不要手软！耶和华——你的上帝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番3:16-17）其中“默然爱你”《吕振中译本》批注：“祂必静默无声于祂爱中。”那是一种爱到深处无言语的状态，是民胞物与、休戚与共的爱。西番雅亲身投入这种爱，从王室贵族为了以色列人而成为大声疾呼的先知，呼唤人离弃浮华人生到宣扬造物主的静默无声之爱，殷殷提醒这爱正在呼唤人们放下自我中心而回家，回转归回静默无声之爱，令人想起杜牧《归家》：“稚子牵衣问，归来何太迟？共谁争岁月，赢得鬓边丝？”大半生在官场沉浮的杜牧感叹不过赚得白发，当面对童稚天真无邪的关心时，顿时悟及回家重于争岁月，回归价值源头优先于四处追逐价值。

---

<sup>①</sup> 《西番雅书》1章14节至18节：“耶和华的大日临近，临近而且甚快，乃是耶和华日子的风声；勇士必痛痛地哭号。”“那日是忿怒的日子，是急难困苦的日子，是荒废凄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是吹角呐喊的日子，要攻击坚固城和高大的城楼。”“我必使灾祸临到人身上，使他们行走如同瞎眼的，因为得罪了我。他们的血必倒出如灰尘；他们的肉必抛弃如粪土。”“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他的忿怒如火必烧灭全地，毁灭这地的一切居民，而且大大毁灭。” [Zephaniah 1:14-18]

## 参考文献[Bibliography]

### 西文文献[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

- Donne, John. *Devotions upon Emergent Occasions and Death's Duel*. N.Y.: Random House, 1999.
- Lewis, C. S. *An Experiment in Critic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1.
- \_\_\_\_\_. *The Four Loves*. N.Y.: Harcourt BraceJovanovich, 1960.
- Moltmann, Jürgen. *The Way of Jesus Christ: Christology in Messianic Dimensions*. Translated by Margaret Kohl. N. Y.: HarperCollins, 1990.
- \_\_\_\_\_. *Trinity and Kingdom of God: The Doctrine of God*. Translated by Margaret Kohl.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3.
- \_\_\_\_\_. *The Source of Life: The Holy Spirit and the Theology of Life*. Translated by Margaret Kohl.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7.
- \_\_\_\_\_. *The Crucified God*. Translated by R. A. Wilson and John Bowden.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15.
- \_\_\_\_\_. *Über Geduld, Barmherzigkeit und Solidarität*. Gütersloh: Gütersloher Verlagshaus, 2018.
- Wainwright, William. "Jonathan Edwards."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Winter 2016 Edition). Edited by Edward N. Zalta. URL = <<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win2016/entries/edwards/>>.

### 中文文献[Works in Chinese]

- 奥古斯丁：《忏悔录》，徐玉芹译，台北：志文出版社，1985年。[Augustine. *The Confessions*. Translated by XU Yuqin. Taipei: Zhiwen Press, 1985.]
- 约翰·多恩：《丧钟为谁而鸣》，林和生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年。[Donne, John. *Devotions upon Emergent Occasions and Death's Duel*. Translated by LIN Hesheng. Beijing: New Star Press, 2009.]
- 爱德华兹：《爱德华兹选集》，谢秉德译，香港：辅侨出版社，1960年。[Edwards, Jonathan. *Ai de hua zi xuan ji* (Selected Writings of Jonathan Edwards, Sr.). Translated by Ping-The Hsieh. Hong Kong: Chinese Christian Literature Council Ltd., 1960.]
- 林鸿信：《结束就是开始——莫尔特曼神学思想简介》，载《基督教文化学



刊》，2015年第34期，3-25页。[LIN Hong-Hsin. "In the End-the Beginning: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logy of Jürgen Moltmann".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Christian Culture*, no. 34 (2015): 3-25.]

莫尔特曼：《创造中的上帝：生态的创造论》，隗仁莲等译，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9年。[Moltmann, Jürgen. *Gott in der Schöpfung: Ökologische Schöpfungslehre*. Translated by KUI Renlian et al. Hong Kong: Institute of Sino-Christian Studies Ltd., 1999.]

莫尔特曼：《神学思想的经验：基督教神学的进路与形式》，曾念粤译，香港：道风书社，2012年。[Moltmann, Jürgen. *Experiences in Theology: Ways and Forms of Christian Theology*. Translated by ZENG Nianyue. Hong Kong: Logos & Pneuma Press, 2012.]